

【文学史研究】

北京鲁迅博物馆藏鲁迅著译版本述略

秦 硕

【摘 要】本文从北京鲁迅博物馆馆藏数千种“鲁迅著译版本”中择取一些较具代表性的藏品,析为“图书”类著译版本及“遗物”类著译版本两部分概述之。“图书”部分分为“全集”“著作”“译作”“外文”四大类;“遗物”部分分为“文稿、信稿及日记”“诗稿”“译稿”“鲁迅题赠许广平著译签名本”“油印本《生理学》讲义”“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五种”六大类。

【关键词】鲁迅;著译版本;出版物;遗物;史料

【作者简介】秦硕,北京鲁迅博物馆(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)文物资料保管部(100034)。

【原文出处】《鲁迅研究月刊》(京),2023.7.82~92,96

“版本”者,狭义论之,常指某书籍的不同印本或版次;广义论之,可指某事物以不同介质所展现的各种差异形态。故现代文学文本,由最初的作家手稿起,经初刊的讲义、报纸、杂志,再辑而成集,以至校注本、丛集、全集等等诸种,实皆在其版本流变序列之内。因此,谈述“鲁迅版本”,除汗牛充栋的种种印本外,鲁迅原稿、他人抄稿等写本;校本、注本等“写印本”,都不可忽略其外。

鲁迅一生勤勉,除广为人知的小说、散文、杂文创作外,在翻译、编辑、古籍、金石等领域也做了大量工作,成果丰厚。所遗手稿三万余页,各种相关印本更不可胜数。北京鲁迅博物馆(下文简称“鲁博”)作为专门保管、展示鲁迅相关文物、图书的文博单位,收藏有各个时期、不同种类的“鲁迅版本”藏品万余种。其中,“鲁迅著译版本”类藏品是鲁博诸种馆藏中的重要部分,本文试将此部藏品以“图书”及“遗物”^①两类略述之。(文内插图均为鲁博藏品图片)

一、鲁博藏图书类“鲁迅著译版本”

鲁博馆藏的“鲁迅版本”类图书可粗略析为全集、文集、译作、古籍金石、编辑、外文六类。此六类中,古籍金石类如《百喻经》《会稽郡故书杂集》《嵇康集》《俟堂专文杂集》等,编辑类如《艺苑朝华》五种、

《北平笺谱》《引玉集》《木刻纪程》《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》《萧伯纳在上海》《海上述林》等,这两类图书虽属“鲁迅版本”,但因与本文主题“著译”无涉,故不予详述。文集、译作等四类中,因前有周国伟先生《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》珠玉在前,无需依目逐一复述,故每类除作概述外,只拣选一、二种鲁博此类馆藏中较为“稀见”的版本简介之。

(一)全集类

1931年,上海仙岛书店即出版了一种名为《鲁迅全集》的印本,但其虽名为“全集”,实为选本,内仅收鲁迅杂文、小说、散文作品共49篇。最早的中文版《鲁迅全集》(以下简称“《全集》”),是在鲁迅逝世后,许广平牵头,在蔡元培、许寿裳等鲁迅生前友人协助下,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、鲁迅全集出版社^②于1938年初版印行的二十卷本《全集》。其后较重要的各版全集,如1941年《鲁迅三十年集》、1956年十卷本《全集》^③、1981年十六卷本《全集》、2005年十八卷本《全集》等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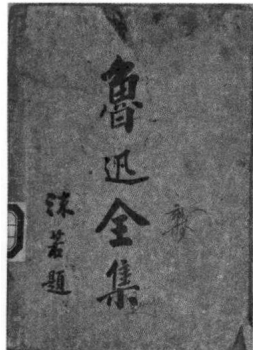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1931年上海仙岛书店初版《鲁迅全集》封面

鲁博均有收藏。

1.1938年二十卷本《鲁迅全集》(纪念本乙种)

二十卷本《全集》有普及本、纪念本,纪念本又分甲、乙两种。其中乙种系1938年8月复社初版。紫红胶布封面,烫金字黑皮书脊并包角,金顶。另有楠木双层书箱,箱盖上镌有“鲁迅全集 纪念本 蔡元培”白文绿字,为蔡元培题写。箱盖顶端有锁,可与箱体锁合。纪念本乙种仅印二百套,每套有独立编号,极为珍贵。

2.1959年“特精装本”十卷本《鲁迅全集》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数种不同装帧的十卷本《全集》,其中以1959年印行的“特精装本”最为精美。此版《全集》是为参加在西德莱比锡举行的国际图书博览会而特别印制的,封面为深红色羊皮面,书脊图案、题名烫金,书顶为金口,大气庄重,代表了当时我国图书装帧的最高水平。

(二)著作类

鲁迅的著作文集,根据不同的统计标准有不同的种类数量。如1941年10月鲁迅全集出版社印行的《鲁迅三十年集》,共收书29种30册,但其中包含《会稽郡故书杂集》《嵇康集》《古小说钩沉》《小说旧闻钞》《唐宋传奇集》五种辑校类书,并非全部为鲁迅著作。另如2012年由鲁博编辑、以鲁博馆藏鲁迅著

作初版本为底本影印出版的《鲁迅著作初版精选集》,收自1923年《呐喊》起至1937年《且介亭杂文末编》共22种23册(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两册。收1933年天马书店《鲁迅自选集》而《汉文学史纲要》《两地书》未收)。上述两套集子,都未编选鲁

迅和顾琅合纂的《中国矿产志》。非鲁迅自编的《门外文谈》《夜记》等选集也没有辑入。

1.《中国矿产志》

署名江宁顾琅、会稽周树人合纂,中国第一部地质矿产专著,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一日(1906年5月4日)南京启新书局、上海普及书局、日本东京留学生会馆初版发行。正文前有上海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所作序文及编纂者所作例言。书中附有“中国地相图”“中国各省矿产一览表”“地质时代一览表”。封面所标印“附中国矿产全图”,实际书中未收录。

2.《鲁迅自选集》

鲁迅应出版方约请,自编的小说、散文作品选集,1933年由上海天马书店印行。其中收小说12篇、散文诗7篇、散文3篇。书籍封面由陈之佛设计,鲁迅题签。卷前有鲁迅像一幅、鲁迅撰写序言一篇及序言手稿影印图一页。《鲁迅自选集》是鲁迅唯一的自选文集,体现了鲁迅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和取舍,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。

(三)译文类

鲁迅翻译文集的印行,从1903年的《月界旅行》起,至1953年才出版单行本的《山民牧唱》,时间跨度50年。这些译文集中,有鲁迅个人独译的,如《出了象牙之塔》《表》《俄罗斯的童话》等;也有鲁迅和他人合译的,如《域外小说集》《现代小说译丛》《现代日本小说集》等。1938年二十卷本《全集》,第十一至二十卷为鲁迅译文部分,共收鲁迅相关翻译文集三十二种^④,包括鲁迅生前发表但未编集的译文散文、1938年编印《全集》时辑成为《译丛补》一种,其中论文17篇、小说11篇、杂文8篇、诗3篇及许广平撰《编后记》一篇。

1958年,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十卷本《鲁迅译文集》,除卷目略有调整、摘去《药用植物》一种、在部分文集如《域外小说集》中增补了一些鲁迅撰写的“序跋附记”类文字外,其他同1938年《全集》。此版《译文集》第十卷中的《译丛补》,相较1938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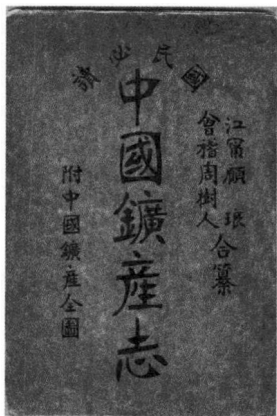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《中国矿产志》(合著)1906年5月4日,南京启新书局、上海普及书局、日本东京留学生会馆初版封面

有较大增补。所收论文由17篇增加至30篇;杂文由8篇增至21篇;小说11篇无变化;诗歌由3篇增至8篇;另收剧本1篇、附录5篇;许广平《编后记》摘去未录。

2008年,鲁博编印了一套八卷本《鲁迅译文全集》,所收书目同1938年《全集》。相较1958版,此版译文集最主要的修订有二:一是把各册译作相关的“序、跋、杂识、附记、广告”等类都编入相关译作之后,使所属更为齐整;二是将《译丛补》更名为《译文补编》,所收篇目较1958年又增补了《亚历山大·勃洛克》等小说、诗文共5篇,较前两种《译丛补》更为完备;又将1958版《译丛补·附录》中的《〈铎台守〉译诗》移回本作《域外小说集》。

2014年,鲁博编辑、以鲁博馆藏鲁迅译作初版本为底本影印出版的《鲁迅译作初版精选集》,收《月界旅行》至《药用植物及其他》共29种30册(《域外小说集》两册)。相较1938年全集,此套译文集除未收《译丛补》《山民牧唱》外,合译的《现代小说译丛》《现代日本小说集》两种也未予收录,而另辑入了鲁迅与梅川等人合译的《奇剑及其他》。此外,为保留译本原貌,该套译文集对鲁迅与他人合译的如《域外小说集》等,也是连同他人译作一起全书收入。

1.《月界旅行》

现存鲁迅最早的译文集,科学幻想小说,法国作家儒勒·凡尔纳著,鲁迅据日本井上勤日译本重译,将二十八章编译为十四回。光绪二十九年十月(1903年12月)由东京进化社印行,署“中国教育普及社译印”。该书原名《自地球至月球在九十七小时二十分间》,卷前有鲁迅作《辨言》。因井上勤日译本译自美国培伦英译本,误将培伦译为作者,鲁迅译本亦延此谬。

2.《地底旅行》

科学幻想小说,法国作家儒勒·凡尔纳著,鲁迅据三木爱华、高须墨甫合译的日译本《拍案惊奇地底旅行》重译,将十七章改译为十二回。光绪三十二年三月(1906年4月)由上海普及书局、南京启新书局印

行,版权页译者署名“之江索士”。因日译本将著者误作为“英国威男”,鲁迅译本亦延用。

(四)外文类

鲁迅作为中国的知名作家,其作品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外文译介本。新中国成立后,无论是我国国内还是其他国家,都印行了相当数量的鲁迅外文译本。现鲁博收藏有英、阿、法、日等大语种及乌尔都、瑞典、芬兰、波兰等小语种鲁迅外文译本四百余种,其中出版较早的鲁迅文集译本有东京四六书院1931年印行的山上正义译日文本《支那小说集〈阿Q正传〉》、布拉格人民文化出版社1937年印行的普实克与诺沃特娜合译捷克文本《呐喊》等;全集类译本有东京改造社1932年印行的井上红梅译《鲁迅全集》(内收《呐喊》《彷徨》)、1936年印行的增田涉、鹿地亘等人译七卷本《鲁迅大全集》等。

1.《阿Q正传》英译本

1926年,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了由美国华侨梁社乾翻译的英文本《阿Q正传》。梁社乾为译该书,在1925-1926年间与鲁迅有多次书信往来,译本在出版前也曾寄鲁迅校正过。该译本是鲁迅作品最早的英文译本。1933年,商务印书馆又再版印行该书,封面与初版略有不同。

2.《阿Q正传》俄译本

1929年,苏联列宁格勒激流出版社印行了由苏联人王希礼(瓦西里耶夫)等翻译的俄文本《阿Q正传》,书中除王译《阿Q正传》外,还收入他人译《幸福的家庭》《高老夫子》《孔乙己》《故乡》等篇。鲁迅曾应译者请求写作《俄文译本〈阿Q正传〉序》及著者自叙传略两篇文章发表于1925年6月15日《语丝》周刊第三十一期。其中《〈阿Q正传〉序》译成俄文后收入1929年俄文译本中。

二、鲁博藏遗物类“鲁迅著译版本”

(一)鲁迅文稿、信稿及日记

1.文稿

鲁迅作文凡七百余篇,现有文稿不到200种,仅

约四分之一,分别收藏于国家图书馆(下文简称“国图”)、鲁博、上海鲁迅纪念馆(下文简称“上鲁”)等地。鲁迅早期的文稿,因出版机构排印需要,退还保存在鲁迅手中的很少,故鲜有留传。如《彷徨》《热风》《华盖集》,今均已无手稿。《呐喊》《野草》《而已集》,也各只有一篇手稿存世。以《呐喊》为例,所收14篇小说(早期含《不周山》即为15篇),今仅存《阿Q正传》第六章“从中兴到末路”残稿一页。就是这一页残稿,也已并非原件;而是因原稿尚存时,曾被影印发表在《太白杂志》上,才得以被翻拍留存下来。

鲁博共藏有鲁迅文稿五十余种,其中大部分是曾发表成集的,如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《从孩子的照相说起》《门外文谈》等,这些手稿是鲁迅著述的源头版本。此外,还有一部分手稿是此前从未刊印过、后编《鲁迅全集》时才陆续作为“拾遗”据手稿补入的。如《重订〈徐霞客游记〉目录及跋》《随感录》《为北京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二件》中的第二件呈文及《自传》《关于许绍棣叶溯中黄萍荪》等。这些手稿作为相应文本的唯一参据,其版本重要性无需赘言。

2. 信稿

2005版《全集》共收鲁迅书信一千五百余封,其中绝大部分的文本依据都是现存的鲁迅信稿。鲁迅信稿的刊印,除1933年上海青光书局《两地书》和

1935年上海龙虎书店《鲁迅书信选集》外,其他都是从鲁迅逝世后开始陆续收集、编印出版的。鲁迅逝世后一个月,许广平即登报征集鲁迅信稿,共收到八百余封。次年许广平从中编选了69封信稿,影印出版了《鲁迅书简》,开鲁迅手稿影印先河。1946年鲁迅逝世十周年时,由许广平编订、鲁迅全集出版社排印的《鲁迅书简》出版,内收鲁迅信稿凡855通。其后1956-1958年10卷本、1981年16卷本、2005年18卷本《全集》的《书信》卷,对鲁迅书信逐次增补、修订,至2005年《全集》,已收鲁迅书信1561封,除其后发现的几封佚信外,已基本实现了鲁迅书信的全部收录。

据《鲁迅日记》所载,鲁迅共书信札五千余通,大部分已经散失。现存的鲁迅信稿,除零星数封外,绝大部分藏于鲁博及上海、绍兴、广州三地的鲁迅纪念馆中。其中,鲁博共收藏鲁迅信稿一千一百余封,含鲁迅致母亲、许广平、许寿裳、蔡元培、胡适、郑振铎等人信件。这些信稿是不同时期,通过不同渠道、方式汇集起来,最终入藏鲁博的,背后都蕴藏着波折动人的“文物故事”,是鲁迅书信文本的唯一版本依据,是现代文化史、五四运动史的重要相关文物,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。

3.《两地书》写定稿(下文简称“写定稿”)

《两地书》本系鲁迅与许广平在1925年3月至1929年6月间的通信。1932年8月,鲁迅的青年友人韦素园突然病逝,同人们打算搜集他的遗文出一本纪念册。鲁迅想到韦素园和很多友人的来信,为免其受“牵连”,都被自己毁掉了,颇为伤感。于是决定把未毁尚存的自己与许广平的通信编辑成册,印行成书,以为纪念。鲁迅致许广平信原共78封,鲁迅编《两地书》只收其中67封半,并且对原信做了一些增删修改,然后重新抄定。写定稿成于1932年10月,《鲁迅日记》1932年10月31日记“夜排比《两地书》讫,凡分三集。”此稿本鲁迅以正楷写于白宣纸上,全稿共279页,字迹工整,页面洁净,极少涂改,是存世鲁迅手稿中的精品。这样精致且极具纪念意义的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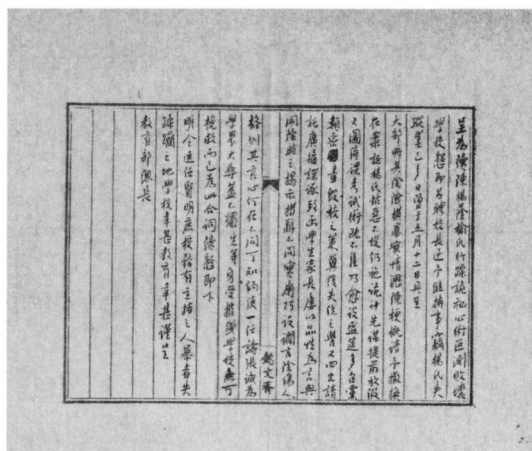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《为北京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二件》之二

子,自然是不能作为排印本送到出版社的。故而许广平据鲁迅写定稿本又抄录了一册作出版排印用。在抄录的过程中,许广平对鲁迅原稿进行了少量修改。许广平抄本送至出版社排印后,鲁迅在1933年1月至4月三个多月的时间内,又对《两地书》印本校样进行了多次校改才最终定稿付印。对校“写定稿”与出版本,文本相异有一百余处。如1925年3月23日鲁迅致许广平信,写定稿作“仿佛记得收到来信有好几天了,但是今天才能写回信”,而出版本作“仿佛记得收到来信有好几天了,但因为偶然没有工夫,一直到今天才能写回信。”因此,这册鲁迅《两地书》写定稿从文本上来说,既区别于增删前的原信,也不等同经过多次校改的最终出版本,具有其独特的版本研究价值。

4.《中国文学史略》(汉文学史纲要)两种

一是鲁迅《中国文学史略》手稿。《中国文学史略》(下文简称“《文学史》”)是鲁迅在厦门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。现存手稿41页,藏于鲁博,写于毛边朱丝栏“厦门大学用纸第九号”上。是鲁迅边写边送出刻印用的。鲁迅《文学史》手稿共十篇,其中第一、二篇首页右侧分别写有“印三十份下星期二(按:阳历十月五日)上午要”及“印三十份下星期二(按:十月十二日)上午要”。由此推算,鲁迅《文学史》的一、二篇分别写于1926年9月27日-10月3日及10月4日-10月10日的两周间。第三篇起无此标注,故三至十篇的撰写日期不可确知。根据手稿上的注识和修改可见,因时间紧迫,鲁迅在撰写修改后,未再誊写一份送排稿,而是直接把有多处修改的底稿送去刻印,这种情况对于鲁迅来说并不常见。在这段时间写给许广平的两封信中,鲁迅都就编讲义之事“诉了苦”：“我的功课现在有五小时了,只有两小时须编讲义,然而颇费事,因为文学史的范围太大了”,“我对于编文学史讲义,不愿草率,现已有两章付印了,可惜本校藏书不多,编起来很不便”。^⑤鲁迅做事既一贯认真,然而时间紧、任务重,材料又较匮乏,故编写《文学史》讲义颇为艰难。老

友沈兼士曾向鲁迅索要《文学史》的讲义,鲁迅在回信中说“文学史稿编制太草率,至正月末约可至汉末,挂漏滋多,可否免其献丑,稍稍岁月,倘得修正,当奉览也。”^⑥可见向来严以律己的鲁迅,对这份虽费力甚巨的《文学史》讲义,却并不是十分满意、有想法继续“修正”的。

二是许寿裳校注《中国文学史略》油印本讲义。鲁博藏有一份《文学史》油印本讲义,仅第一至三篇,凡17页(筒子页)。此册《文学史》虽非全本,但其中有多处、大量许寿裳所作校改、注释手迹,故亦有较高版本史料价值。如开篇首句“在昔原始之民,其居群中,盖惟以姿态声音”^⑦,油印本讲义将“姿”误刻为“恣”,许氏圈而改之以为正谬。又如第二篇“不遑启居狎狁之故。……彼尔维何?”及“……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”。鲁迅以“……”省去《小雅·采薇》原文两段。许氏则在两“……”处作眉注“采薇采薇,薇亦柔止。曰归曰归,心亦忧止。忧心烈烈,载饥载渴。我戍未定,靡使归聘。采薇采薇,薇亦刚止。曰归曰归,岁亦阳止。王事靡盬,不遑启处。忧心孔疚,我行不来。”及“驾彼四牡,四牡騤騤。君子所依,小人所腓。四牡翼翼,象弭鱼服。岂不日戒,狎狁孔棘。”以为补正备参。

5.日记

鲁迅在约15到20岁期间曾记过日记,大概至留学日本的时候中止了,这部分日记已经散佚。1912年春,原在南京的教育部迁至北京,故鲁迅于4月底自绍兴出发,取道上海、天津,于5月5日抵达北京。当夜,鲁迅复记日记。自此至1936年10月18日——鲁迅去世前日,日记从未中断,每年一本,共25册。日本军队侵华占领上海后,曾于1941年12月逮捕审讯许广平,并将这一批《鲁迅日记》作为罪证一同查抄。后许广平获释,日记被退还,但1922年册已失落,故今存鲁迅日记共24册。^⑧此24册手稿,现均藏于鲁博,是鲁迅日记的唯一参据版本。

鲁迅日记在鲁迅生前未发表过。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据存世的24册日记手稿出版了影印本,但在

制版过程中曾修掉了部分手迹。1959年,人民文学出版社据影印本,加标点后排印了一版。其中1922年遗失的部分,据1937年许寿裳编纂《鲁迅年谱》时的抄件以“附录”补入。许寿裳的这份1922年鲁迅日记摘抄稿共4页,现存鲁博,是1922年鲁迅日记仅存的相关文献。

(二)鲁迅诗稿

鲁迅诗作凡六十余首,大部分是旧诗,新诗仅《我的失恋》《梦》《爱之神》等不到10首。今存的鲁迅自作诗稿可分为五类。其一,应于要请,书赠友朋的,包括条幅、斗方、横幅、中堂等;如《自嘲》《悼杨铨》《题三义塔》《戊年初夏偶作》。其二,题于书籍赠人的;如《题〈呐喊〉》《题〈彷徨〉》,是分别题写在《呐喊》《彷徨》上送给山县初男的。其三,写于文稿中的;如《哀范君三章》,本是书寄《民兴日报》发表的稿件;《梦》《爱之神》等,是重新抄录,用于排印《集外集》的;《学生和玉佛》,原写在同名文稿之末,故即以文题为诗题。其四,题赠他人并录于日记中的;其中有些赠人稿至今未现,日记中所录稿即为仅存的一版,如《阻郁达夫移家杭州》。其五,鲁迅早期的几首旧诗,如《别诸弟》《庚子送灶即事》《莲蓬人》等,无鲁迅手迹存世,诗作文本均录自周作人早年日记,这部分日记现藏于鲁博。

除上述日记、书籍、文稿中的以外,鲁博藏鲁迅

赠友朋诗稿共12种,如赠沈松泉《偶成》、赠柳亚子《自嘲》、赠郁达夫《答客诮》等。因鲁迅书自作诗赠人、写入日记及编入文集时,文本上常有变动,故而这些赠人诗稿是鲁迅旧诗文本的重要参考依据。如鲁迅早年在日本创作的《自题小像》(下文简称“《小像》”),首次披露发表于1936年11月16日,其时鲁迅已离世,许寿裳在其发表于第十一期《新苗》上的《我所认识的鲁迅》一文中回忆:“在民元前九年^①留学东京时,赠我小像,后补以诗,曰:‘灵台无计逃神矢,风雨如磐暗故园。寄意寒星荃不察,我以我血荐轩辕!’”据现有材料,鲁迅共题写《小像》四稿^②,其中1903题写于“断发照”之后赠给许寿裳的一稿从未面世,今是否尚存亦不可考。现存世的三种《小像》诗稿,两稿写于辛未年(公元1931年)的“二月十六日”及“二月下旬”,是鲁迅在“左联五烈士”被捕、遇害后题写的自勉之作。1956年,许广平将此两稿中鲁迅较为满意、钤以“鲁迅”印的“辛未二月十六日”稿捐赠北京鲁迅博物馆。《小像》另一稿写于1932年12月9日,是鲁迅题赠曾为周海婴诊病的日本医生冈本繁的。冈本繁非常珍视这份鲁迅诗稿,回国返乡后特将其存于家中专门度藏珍贵物品的石室中。后冈本繁去世,因无子女,遂由其子侄辈后人冈本光雄继承其遗产房屋。1987年,冈本光雄拆开石室,意外发现了其中的《小像》诗稿,他很快将这件鲁迅手迹装裱

好,并委托冈本繁的侄女南里寿子于1988年5月将其带到中国,捐赠北京鲁迅博物馆。而今藏于鲁博的这两种鲁迅《小像》诗稿,书于1931年2月16日的一版,文本与许寿裳忆述一致;另书于1932年12月9日的一版,“灵台无计逃神矢”作“灵台无计逃神镞”,如以“从最末版本”论,《小像》诗此处当从“镞”字。虽今《鲁迅全集》《集外集拾遗》中所录《小像》为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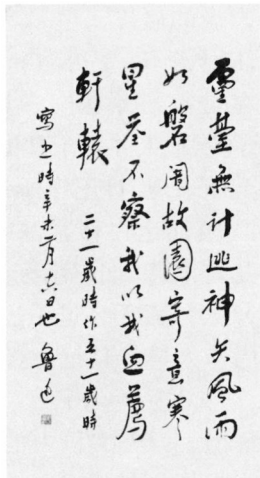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 鲁迅《自题小像》诗
“辛未二月十六日”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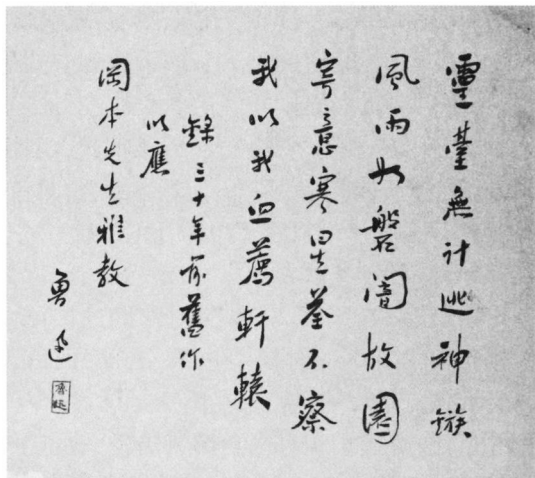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5 鲁迅题赠冈本繁《自题小像》诗稿

1931年稿从“矢”字,但“镞”字版《小像》亦有其重要的版本价值。

(三)鲁迅译稿

相较鲁迅文稿,存世的鲁迅译稿更为稀少。现藏于国图、鲁博、上鲁等馆,合计不过三十余种,其中近百页以上的更不过《死魂灵》《毁灭》《小约翰》《山民牧唱》寥寥几种。鲁博藏鲁迅译稿十余种,其中《死魂灵》(第一部)稿是现存数量最多的鲁迅译稿。另外如鲁迅译落谷虹儿诗《岸呀,柳呀》,未曾在期刊上发表过,后编入《鲁迅译文全集·译文补编》时,是据鲁博馆藏鲁迅译稿抄录的。

《死魂灵》是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果戈里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,全书原计划写作三部。果氏生前仅完成出版一部,第二部本已写好的几章,也被果氏在去世前焚毁,仅存残稿五章。鲁迅对果戈里和其《死魂灵》的评价很高,译介《死魂灵》亦是鲁迅在生命最后一年多时光中非常重视的一项“大事业”。从1935年2月开手至同年9月,鲁迅完成了《死魂灵》第一部的翻译工作。1936年2月,鲁迅又开始第二部的翻译,后译至第三章未及完成即离世。《死魂灵》的翻译工作耗费了鲁迅大量时间和精力。1936年5月后,除《死魂灵》外,鲁迅再未进行其他和翻译有关的工作。据许广平回忆:“当《死魂灵》第二部第三章翻译完了时,正是一九三六年的五月十五日。其始先生熬住了身体的虚弱,一直支撑着做工。等到翻译得以告一段落了的晚上,他抱着做下了一件如心的事之后似的,轻松地叹一口气说:休息一下罢!”“到十月间,先生自以为他的身体可以担当得起了,毅然把压置着的稿子清理出来,这就是发表于十月十六日的《译文》第二卷二期上的。而书的出来,先生已不及亲自披览了。”^⑩可以说,《死魂灵》译本是身为“翻译家”的鲁迅三十余年翻译生涯的总结,亦是他三百余万翻译文字之绝唱。

现存鲁迅《死魂灵》译稿共近六百页,藏于国图^⑪和鲁博两馆。其中,鲁博藏《死魂灵》译稿凡四百八十余页,分《序言》(俄国珂德略来夫斯基作)、第一

部正文(共十一章)、《附录》(德国沃多·培克编)三部分。其中《附录》又包括《死魂灵》第一部第二版序文、关于第一部的省察、第九章结末的改定稿、戈贝金大尉的故事(第一次的草稿)四项内容。这三部分均被收入1935年11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的《死魂灵》中。1938年,该社把第二部的残稿三章补入出版了增订本,并收许广平所作《附记》。

《死魂灵》译稿是鲁迅最后一部翻译手稿,是鲁迅译《死魂灵》诸版的文本源头。据相关研究,在鲁迅《死魂灵》第一部的译稿之上,有鲁迅修改的痕迹近两千处。这些修改大部分是鲁迅在翻译过程中或翻译某一章节结束后进行的。这两千余处修改前后的文本,对鲁迅《死魂灵》相关翻译、版本研究具有极重要的价值。

(四)鲁迅题赠许广平著译签名本

2011年底,一批鲁迅题赠许广平著译签名本入藏鲁博,其中包括《坟》《呐喊》《彷徨》《华盖集》(见封二)、《出了象牙之塔》《唐宋传奇集》(上下册)、《桃色的云》《艺术论》(卢氏)、《而已集》《苦闷的象征》(两种两册)、《苏俄的文艺论战》《中国小说史略》(三种四册)、《热风》《小说旧闻钞》《三闲集》,凡18种共20册^⑫,详情见下页表。

由下页表可以看出,这批鲁迅题赠给许广平的签名本中,除初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(上下册)为许广平自购题识及1924年12月版《苦闷的象征》无题辞外,其余17册的签赠时间,由1925年9月18日至1932年9月19日,前后跨度7年。从二人在北京建立爱情关系的初期至鲁迅在厦门、与许广平两地相隔;又到两人在广州相聚后至上海共同生活,各个时期,签赠从未中断。鲁迅对许广平的称谓,也从“害马”“广平兄”到“我的爱人广平”“广平”,有所不同,这也从侧面表现出二人关系的发展变化。

这批珍贵的鲁迅著译图书保存完好,品相极佳。既填补了鲁博鲁迅签名著译版本收藏的空白,可资版本学研究;又是鲁迅与许广平交往的纪念品,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,为二人的情感关系提供了

鲁迅题赠许广平著译签名本信息简表¹⁴

序号	书名	版权	题辞	钤印
1	《苏俄的文艺论战》(任国桢译,鲁迅作序《〈苏俄的文艺论战〉前记》)	北京北新书局 1925 年 8 月版。	送给,害马。迅。九,一八。 ^⑤	“鲁迅”
2	《中国小说史略》(合订本)	北京北新书局 1925 年 9 月版。	颁于“害马”者也。 ^⑥	
3	《热风》	北京北新书局 1925 年 11 月版。	送给,广平兄。著者。一九二五,一一,一四。	“鲁迅”
4	《出了象牙之塔》	新潮社 1925 年 12 月版。	送给,广平兄。译者。一五年一月一日。	“鲁迅”
5	《苦闷的象征》	北京北新书局 1926 年 3 月版。	赠,广平兄。译者。一九二六,六,六。	“鲁迅”
6	《华盖集》	北京北新书局 1926 年版。	一九二六年六月六日。此给,害马。迅。	“鲁迅”
7	《呐喊》	北京北新书局 1926 年 5 月版。	送给,广平弟。著者。一九二六,七,八。	“鲁迅”
8	《小说旧闻钞》	北京北新书局 1926 年 8 月版。	一九二六,八,一二。送给,广平兄。编者。	“鲁迅”
9	《彷徨》	北京北新书局 1926 年 8 月版。	寄赠,广平兄于广州。迅自厦门。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。	“鲁迅”
10	《桃色的云》	北新书局 1926 年版。	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。寄赠,广平兄。译者从厦门。	“鲁迅”
11	《坟》	北京未名社 1927 年 3 月版。	给,害马。鲁迅。一九二七年三月一八日,在广州。	“鲁迅”
12	《唐宋传奇集》(上册)	上海北新书局 1927 年 12 月版。	送给,广平兄。鲁迅。一九二七,一二,二九。在上海。	“鲁迅”
13	《唐宋传奇集》(下册)	上海北新书局版。		
14	《而已集》	上海北新书局 1928 年 10 月版。	给我的爱人:广平。鲁迅。一九二八,十一,二六。在上海。	“鲁迅”
15	《艺术论》(卢氏)	上海大江书铺 1929 年 6 月版。	送给,广平。译者。一九二九年六月三十日,同在上海。	“鲁迅”
16	《中国小说史略》(订正本)	上海北新书局 1931 年 7 月版。	赠与,广平吾友。鲁迅。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夜,上海。	“鲁迅”
17	《三闲集》	上海北新书局 1932 年 9 月版。	广平晒存。迅。一九三二,九,一九。上海。	“鲁迅”
18	《中国小说史略》(上)	新潮社 1923 年 12 月版。	十二,十二,十二。广平购。	
19	《中国小说史略》(下)	新潮社 1924 年 6 月版。	一三,六,廿二。广平。	
20	《苦闷的象征》	新潮社 1924 年 12 月版。		

新的一手物证,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文献材料,具有极高的文学史及版本学价值。

(五)油印本《生理学》讲义

即《人生象教》,是鲁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时编写的生理学讲义,原为油印装订,其中附录《生理实验术要略》一文曾发表在 1914 年 10 月 4 日的杭州《教育周报》上,署名周树人。1952 年版唐弢编《鲁迅全集补遗续编》全册收录《人生象教》;1981 年版《鲁迅全集》《集外集拾遗补编》仅收录《生理实验术要略》一文,后 2005 年修订时此文亦删去。

鲁博藏《人生象教》(下文简称“《象教》”),是由许寿裳题写书名并收存的,后在鲁博建馆初期,与其他许寿裳遗物一同由许寿裳遗孀陶伯勤女士捐赠入藏鲁博。这本《象教》与国图所藏本不同之处在于:国图本《象教》也是由许寿裳题名,但分订为两册。第一册自“绪论”至“呼吸系”,题为《人生象教一》;第二册自“泌尿系”至“生象^⑦实验术要略”,题为《人生象教二》。而鲁博本《象教》封面虽亦由许寿裳题写,但所题为“《生理学》周索士编”。此外,笔者将鲁博本《象教》与刊印本《象教》^⑧粗校一过,鲁博本《象教》起自“泌尿系第六”,终至“生理实

验术要略”，如按国图本《象教》许寿裳的析分法，鲁博本《象教》实为“下册”《人生象教二》，而非全本。至于许寿裳为何藏有两种共“一本半”《象教》且这两种《象教》是否有何差异，是值得细考的《象教》版本问题。

(六)《中国小说史略》(下文简称“《小说史》”)五种

1.《小说史大略》底稿

鲁博藏有鲁迅《小说史》残稿一页，书于九列朱丝栏稿纸上，内容为“在化生寺对佛说下誓愿”至“乃惟模仿前记而已”。经与下文油印本《小说史大略》对比，此残稿与油印本讲义相应页高度一致一文本内容、文字布局、起始换列皆几乎完全相同。故而可知，此页残稿实为鲁迅《小说史大略》最初的底稿，是交给北京大学印刷科刻印《小说史大略》讲义用的。北大印刷科在收到这份送排稿后，因讲义为油印，故也未再重新排版，而是直接按照鲁迅的原稿进行刻印。排印后的稿子大部分已散失，仅残留了这一页。此页油印本《小说史大略》底稿是鲁迅《小说史》最早的一种版本，也是现存唯一的《小说史》原稿，文物价值珍贵。

2. 油印本《小说史大略》(下文简称“油印本《大略》”)

1920年起，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中国小说史课程。

油印本《大略》即该课程需用的讲义，往往是根据教学的进展，边讲、边印、边发的，既为散页，那么保存不易，留传下来的也就极少。鲁博现藏的这册油印本《大略》，是鲁迅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常惠自己装订保存下来的。常惠1920年考入北大法文系，因选修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程，故藏有这份讲义。1956年鲁博建馆时，常惠先生将这份珍贵的讲义捐赠给了鲁博。这本已装订成册的《大略》封面上题有“中国小说史”“周树人著”。内页为筒子页，一页两面，每面10行，每行写满27字。筒子页中间折缝处上端印“小说史”，下端印“周树人”。全书共一百一十余页。

油印本《大略》是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最早的原始版本^⑨，内容较相简略，类似于纲要梗概，史料和叙议部分都还有待于其后逐步的补充、丰富和展开。

3. 铅印本《中国小说史大略》(下文简称“铅印本《大略》”)

上述油印本《大略》，因内容还较简略，刻印的质量也很一般，鲁迅并不很满意，一直有意修订重印。据常惠回忆，北大印刷科曾在油印后铅印过一次，但效果并不好。后来常惠因在编辑室帮忙，就向鲁迅提出承担起重新铅印讲义的任务。故这版铅印本《大略》，是由常惠校对，北大印刷科排印的。因当时常惠没有考虑好用“鲁迅”还是“周树人”署名，所以这版《大略》上没有出现著者的名字。

现在鲁博收藏的这份铅印本《大略》，是从建馆初期许寿裳遗孀陶伯勤女士捐赠的许寿裳遗书中拣出的。此册铅印本《大略》用竹纸印刷，本也是筒子页，一页两面，每面12行，题名《中国小说史大略》。全书为散页未装订，按序叠压平铺，共175页，其中目录2页。

铅印本《大略》由油印本《大略》的17篇扩展至26篇，删去了原首篇《史家对于小说之论录》。在篇章结构、材料运用、作品评议、文字论述等方面得到了极大的丰富。它是鲁迅以油印本《大略》为基础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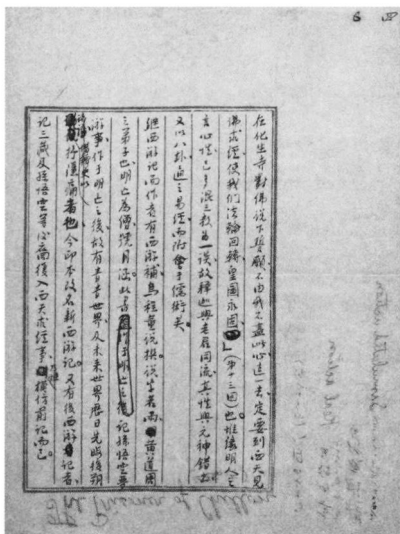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6 《小说史大略》油印本底稿

进行大量补充和修改而成的,是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从原始的课堂讲义到1923-1924年正式出版成书过程中重要的中间版本。

4. 鲁迅手校本《小说史》

鲁博藏鲁迅遗物中,有一册1933年3月发行的第九版《小说史》,是1968年由周海婴先生捐赠给鲁博的。书中第180、267、297-300、328页,合计7页中有鲁迅校改手迹。这是鲁迅对《小说史》一次重要的、同时也是最后的校改,改动的七处文字主要是对《品花宝鉴》《花月痕》及《红楼梦》作者的修改和补充。对照现行的定稿本《小说史》,这几处文字都是依从此册鲁迅手校本《小说史》中的校文,其版本意义不言而喻。

5. 鲁迅签赠镰田寿日文本《中国小说史略》

1935年7月,增田涉翻译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日文本《支那小说史》由日本东京赛棱社出版。同年8月6日,鲁迅收到赛棱社寄赠书五册,随即题签一册赠给内山书店会计、镰田诚一之兄镰田寿。此册鲁迅签赠本日文《小说史》现存于鲁博“鲁迅日文藏书”中。

注释:

①“遗物”类中的鲁迅题赠许广平著译签名本、鲁迅手校本《小说史》、鲁迅签赠镰田寿日文本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等几种,虽为图书,但因其“版本价值”更多以遗物属性体现,故本文归入“遗物”类。

②二十卷《鲁迅全集》分普及本和纪念本两种,普及本由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,纪念本由复社出版。

③此版《鲁迅全集》的实际出版时间为1956年-1958年。

④与人合译的只收鲁迅所译篇目,如《域外小说集》只收《谩》《默》《四日》三篇。下同。

⑤鲁迅:《两地书·第二集厦门-广州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11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(下同),第138、143页。

⑥鲁迅:《书信·261219致沈兼士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11卷,第658页。

⑦鲁迅:《汉文学史纲要·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9卷,第353页。

⑧参见许广平:《鲁迅手迹和藏书的经过》,《许广平文集》第2卷,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(下同),第425页。

⑨即1903年。

⑩有研究认为,鲁迅曾两次赠给许寿裳录有《自题小像》的照片,本文从一次说。

⑪见许广平:《〈死魂灵〉附记》,《许广平文集》第1卷,第433-434页。

⑫国图藏鲁迅《死魂灵》译稿为第二部第一章至第三章,共近110页。

⑬其中《苏俄的文艺论战》为任国桢译,非鲁迅译本。

⑭以“题辞”时间排序。

⑮此册题辞无年份,据1925年9月18日《鲁迅日记》:“访李小峰取《苏俄之文艺论战》十本”推断应为1925年。

⑯此册题辞无年月日信息,据1925年10月7日《鲁迅日记》:“下午往小峰家取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二十本”且该月《日记》中有多次赠人(如许寿裳、郑振铎、韦素园、宋紫佩等)该书的记载,故推断应为1925年10月左右。

⑰“象”为误字,实应为“理”。

⑱笔者所用校本为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《鲁迅全集补遗》。

⑲因文本相异较大,故有研究者把油印本《大略》视为独立于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一种文本。如刘运峰编《鲁迅全集补遗》,即以《小说史大略》为题,按鲁迅佚文收录。